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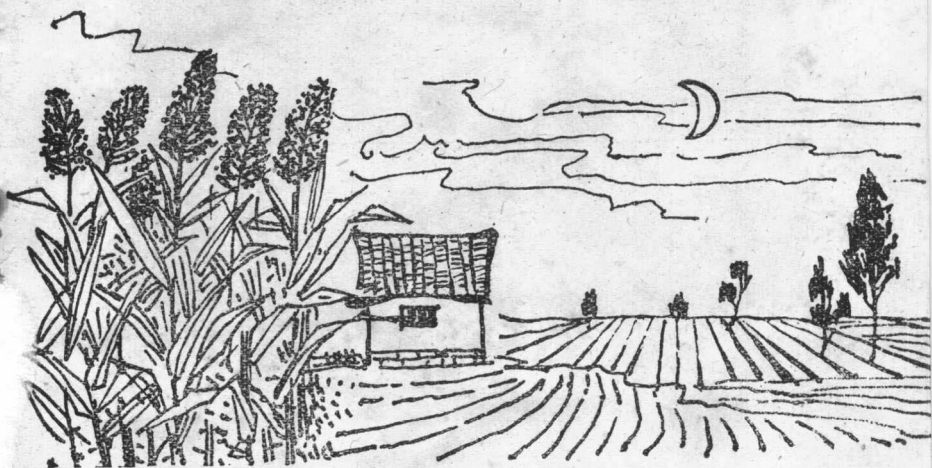
守阵地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守 阵 地

· 儿童文学选辑 ·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插图、题图：杨大全
扉页设计：魏根生

守 阵 地

儿童文学选辑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 $\frac{3}{4}$ 字数：57,000

1975年6月第1版

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102·638 定价：0.24元

目 次

守阵地	徐金星 徐钦功(1)
朝霞似火	顾 鸣(15)
“秘密”	吴正恺(28)
兵 兵	王素霞(40)
小运动员	罗晓帆(54)
追 信	祖光益(62)
气象哨	张爱斌(68)
演出之前	刘桂芳 张玉华(83)
妈妈不在家	顾 鸣(87)
响晴天	徐金星 徐钦功(98)

守 阵 地

徐金星 徐钦功

“哥哥，天黑了！”

小继正在刚刨过的红芋地里复收着红芋，听到声音直起腰。只见弟弟小承用红缨枪扛着大镢，领着大黄狗，象个得胜的将军似的，从花生地那边走过来。

这时候，太阳已经落到大山后面，西边天上只剩下一片胭脂色的云霞。社员们都收工回家了。花生地的上空，也不见了那些飞来飞去的乌鸦。

小继问：“弟弟，累了吧？”

小承说：“不累，咱们该回家了。”

“爷爷还没回来呢，”小继指着一大片花生地，“咱们走了，这花生谁看？”

小承立即想起来，爷爷临走的时候，抚摸着他们俩的头，嘱咐着说：“这花生是集体的财产，你们一定要看好，爷爷不回来，一步也不能离开啊！”

小继见弟弟站着不说话，就说：“你到庵子跟前歇一歇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油腔滑调的声音插进来：“哎呀！天这么晚啦，你们俩怎么还不回去？爷爷呢？”

小继和小承转过脸，只见地主分子林大头满脸堆笑地在小路上走着。

小继打心眼里厌恶他，没有回答。小承说：“到公社开会去了。”

“怎么，还不回来！”林大头假惺惺地说，“天都黑啦，你看，这坟一个连一个，两个小孩子家，该有多害怕呀！”

“你不要放毒！”小继愤怒地斥责道，“坟有什么可怕的？”

“我不敢。”林大头不住地点着头，嘟囔着说：

“我是一片好心，别误会。”

“鬼知道你是什么心！”小继学着爷爷的样子，大声命令道，“你给我滚！”

“是，是，我走。”林大头夹着尾巴溜了。

小承看哥哥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，问：“哥哥，你干吗发那么大火呀？”

小继用力咽了一口唾沫，气愤地说：“这个家伙坏透了！我自从听爷爷讲了他的罪恶家史，一见到他

就眼红。你没听见，刚才他一张嘴就放毒！”

听哥哥这么说，小承想起了爷爷腿上的伤疤，也附和着说：“这个家伙就是坏！”

小继慢慢地平静下来。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从衣袋里掏出一本连环画，递给小承说：“给你本画书看。”

小承最爱看连环画书，一听，马上跑过来接。

“要爱惜，甬撕烂了。”小继嘱咐着。

“好。”小承高兴地跑了。跑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，“哥哥，你快来呀！”

“我收完红芋就去。”说着，弯下腰又干了起来。

小继今年十二岁，是个红小兵。在学校里，他认真学习；放了学，就跟着爷爷为队里做好事。爷爷是护青员，看着队里的三十亩花生。

看花生，说来轻松，其实，却很辛苦。白天，要和乌鸦斗；晚上，要和獾狗子斗，还要防备坏人偷。不管白天、黑夜，还是刮风下雨，爷爷都在花生地守着，从来不说一声苦。今天是星期天，爷爷下午到公社开秋种座谈会去了，就把看花生的任务交给了孙子。小兄弟俩甬说心里有多高兴了。爷爷走后，小继看到花生地旁边，队里刨过的红芋地还没有复收，就让小承带着大黄狗，敲着锣，围着花生地吓唬乌鸦，他自己

挎着爷爷的筐子去复收。

西边天上的晚霞渐渐消失了，弯弯的月牙儿露出朦胧的笑脸。小继背着一筐子红芋，来到庵子跟前。小承捧着连环画迎上来，问：“哥哥，你看这个红军叔叔干啥呀？”

小继倒下红芋，接过连环画看了看，说：“往南瓜上绑钱。”

“往南瓜上绑钱干啥？”小承不明白。

“是这样的。”小继从头开始讲道：“一支红军接受了阻击敌人的任务，在阵地上守了两天两夜，打得敌人寸步难行。但是，敌人的人多，红军叔叔的人少，红军叔叔的联系被切断了，粮食运不上来。恰巧，旁边有一块南瓜地，地里的南瓜结得又多又大。为了坚守阵地，更好地消灭敌人，红军叔叔吃了南瓜。红军叔叔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按价把钱用油纸包上，绑在南瓜藤上，等老乡回来好拿。”

“红军叔叔真好！”小承拍着手，赞叹着，又问：“哥哥，阵地守住了吗？”

“当然守住了。”小继骄傲地说，“红军是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，天下无敌。敌人仗着人多，向红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进攻，都被打退了。后来，红军叔叔的子弹打光了，敌人又攻上来，红军叔叔一点也不

害怕，他们搬起石头向敌人砸去！敌人攻到阵地跟前了，红军叔叔们勇敢地跳出战壕，和敌人拚刺刀，就这样，又把敌人打了下去，守住了阵地，坚持到大部队赶到。”

小承仰着脸，听呆了。看到哥哥不讲了，连忙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红军把敌人全部消灭了！”小继把连环画书递给弟弟，“你接着看，里面都有。还有一趟，我收了就来。”

这时候，一阵凉风迎面吹来，小承打了个冷颤，叫道：“哥哥，我冷！”

小继也觉得有点儿凉。他转回身，见弟弟只穿两件细布小褂，便从身上脱下一件小褂说：“来，我给你穿上。”

“你呢？”小承问。

“我大，比你耐冻。”小继说着，拉过弟弟，把自己的小褂给他穿上。

小承穿上哥哥的褂子，觉得非常新鲜，两只小手往口袋一插，惊喜地喊：“哥哥，钱！”

“一角钱。”小继解释说：“上个星期，养猪场的粉碎机坏了，娘叫我到集上买个零件，给我零花的，我没花，省了下来。等再攒一点，到公社新华书店买

一本连环画。”

“买来给我看不？”小承歪着头问。

“给。”小继说着走了。

月牙儿慢慢地行走在星星中间，越来越亮。田野上的一切都模模糊糊，似见非见，只有西面的二龙支河象条银链，闪闪发光。

小继收完红芋，回到庵子跟前。小承望了望西南通往村里的小桥，焦急地说：“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

小继说：“爷爷可能散会晚了。”

小承说：“哥哥，我饿啦！”

“饿啦？”小继说，“你先回家吧。”

小承向二龙支河西面的村庄望了望，隐隐约约地只能看到黑乎乎的轮廓。他摇摇头，说：“天这么黑，我不敢走。”

“那你在这里看着，我回去给你拿馍。”小继说。

小承又望了望灰茫茫的四周，仍旧摇摇头说，“我也不敢。”

“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，只好不吃了。”

“我饿呢！我饿呢！……”小承扭动着身子，带着哭腔，一声连一声地闹起来。

“饿也要坚持！”小继说，“你看人家红军叔叔，没有东西吃，还坚守着阵地呢。”

“人家红军叔叔是大人，我是小孩。”小承不服气地说。“小孩？小孩也要向红军叔叔学习！”

小承没话说了。他一抬头，透过茫茫的夜色，忽然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燃烧着红红的野火。“哥哥，你看人家都烧红芋吃了。你烧红芋给我吃，好吗？”

在地里烧红芋，是他们这个地方的习惯，好比城里人吃新鲜。每年秋天的晚上，在地里看庄稼的社员，从家里带来几块红芋，生起一堆野火，边说话儿边烧着红芋。小继跟着爷爷在这里守夜，爷爷也烧给他吃过，香喷喷，甜丝丝，味道可美啦！可是，现在小继顺着小承手指的方向，望了望远处的火光，却说：“这红芋是队里的，不能烧。”

小承听哥哥说“不能烧”，又扭动着身子叫起来：“我饿——！我饿——！”

是呀。从中午吃饭到现在，时间不短了，自己都饿了，何况弟弟才六岁，这么小呢！可是，这红芋是生产队的，怎么能随便烧呢？想着，想着，他心里突然一亮，高兴地对小承说：“别闹了，你看着花生，我给你烧。”

“管！”小承愉快地答应道，立即端起了红缨枪。

小继在地上挖了一个地窖子，从红芋堆上找了几块细长易烧熟的红芋，搭在窖子上面，又到庵子里抱

来一抱柴火，就点起火来。

柴火毕毕剥剥地响着，红红的火舌窜了上来。红芋在它的烘烤下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

小继一条腿跪在地上，猫着腰，不时添着柴火。他怕小承失职，一边烧着一边还监视着花生地。一会儿，他又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本、钢笔，就着火写起来。写好了，又从日记本上撕下来。

又过一会儿，红芋烧熟了，小承美美地吃了一顿。

小继说：“你吃饱了，该好好看花生了吧？”

“咋着看？”小承来了精神。

小继说：“咱爷爷常常讲要提高革命警惕性，防止坏蛋破坏。天黑，场子大，咱们在庵子里看不过来。”

“那，怎么办呀？”

“有办法，咱们放几个哨。”

“放哨？”

“对，在庵子门口插根棍子，把爷爷的被子搭在上面，收拾一下，装咱爷爷在那里站着。我到西边芝麻地里埋伏起来，你拿着锣，带着大黄狗到地南头沟里埋伏着。如果有坏人来，你看见我去捉，就放出大黄狗，听到我叫你，你再敲锣……”

“这是干啥呀？”小承不明白地问。

“爷爷不是告诉咱们，这是队里订下的信号吗？”

村里人只要一听到锣声，就会马上赶来。不过，你不能随便敲，一定要听我的口令，眼下三秋正紧，大家都很忙，咱能够对付得了的，就不要惊动大家。你去吧！”

“往哪去呀？”

“地南头沟里。”

小承往那里望了望，胆怯地说：“我害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！”小继开导弟弟说，“人家红军叔叔守阵地，面对着凶恶的敌人都不怕，多勇敢！咱们要向红军叔叔学习，守住咱们的阵地！”

“这算什么阵地呀？”

“怎么不是阵地？”小继耐心地说，“花生是集体的财产，爷爷说，看护集体的财产要象战士守卫阵地一样，一点也不能马虎。不能让它受到一点损失，这样才算是毛主席的好孩子！”

“那我去！”小承提着铜锣，唤着大黄狗，向南走去。

秋虫唧唧地叫着，月牙儿走到了正西。小承蹲在沟里，一手提锣，一手搂着大黄狗的脖子，一会儿看看花生地，一会儿看看哥哥隐蔽的地方。

一只夜猫子怪叫着从头上飞过，小承向它飞去的方向吐了一口唾沫。这时候，大黄狗忽然小声“汪汪”叫了两声。小承往花生地里一看，只见一个黑影子鬼

鬼祟祟地在移动着。他一下子紧张起来，连忙把大黄狗搂得更紧。可是，那个黑影却趴在地上不动了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那个黑影又爬了起来，直奔庵子走去。

“不是爷爷，是坏蛋！”小承心里判断着，紧张地等着哥哥的口令。

这个黑影子正是林大头。“他妈的，吓得老子出了一身冷汗！”林大头向伪装的被子跺了一脚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苏老庆！土改时你领着穷鬼抢了我的财，分了我的地，二十多年来，我一活动你就发动人斗我。你斗，你儿子斗，现在又教你孙子斗，斗得我不能抬头。今天我扒了花生，扔到你后院里，先给你抹一脸灰，然后再收拾你！”

林大头说着又向四周看了看，走进花生地，弯下腰，吭哧吭哧地刨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小继大喊一声，端着红缨枪，冲出芝麻地。小承急忙把大黄狗往前一推，叫道：“喂喂！啃哧——！”大黄狗“汪汪”地叫着，直向林大头扑去。林大头一见，撒腿就跑。

小继没有林大头跑得快，攥满劲跑，还是追不上。可是，大黄狗不大一会儿，就追上了林大头。它叫着咬着，林大头一边甩着手里的东西打大黄狗，一边没命地向西南小桥上跑去。

距离越拉越大，小继一转脸看见右边明晃晃的二龙支河，忽然心里一动，从小桥上过，回村也得再回头向东走，我从这里过河抄小道，不就跑到他前面了吗？想到这里，他跑到河边停下，迅速脱下衣服和鞋子，用手举着跳下河。

深秋的河水，刺骨的凉。小继刚下水，就冻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但是，他一心想着捉坏蛋，强忍着寒冷，向对岸游去。一会儿，到了对岸，穿上衣服和鞋子，听见大黄狗叫着过了小桥，便赶快从晚玉米地里跑到通往村里去的小道边埋伏起来。

刚埋伏好，林大头就一边招架着大黄狗，一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小继等他跑到跟前，猛地把腿一伸，扑通一声，把林大头绊倒在地。小继蹭地跳上去用力按住。但是，林大头仍旧不投降，拚命挣扎着向上翻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脚踩住了他。

林大头翻眼一看，苏老庆瞪着双眼，愤怒地看着他。他一下子软了。

这时候，小承也背着大镢，端着红缨枪赶来了。

爷爷抱起小承亲了亲，说：“爷爷散了会，又到东李庄给队里联系换优良麦种，回来晚了。”

“您回来的正好！”小继说着从林大头身上爬起来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一五一十地向爷爷汇报一遍。



爷爷听了，放下小承，称赞他们说：“好！你们不但守住了阵地，还捉住了敌人。天不早了，你们押着他回去吧！”

小继说：“庵子跟前有一堆复收的红芋，明天您交给队里。”

兄弟俩一挺红缨枪，对着蹲在一旁的林大头愤怒地说：“走！”

林大头放下粪箕和抓钩子，乖乖地站起来。小兄弟俩端着红缨枪在后面押着，大步朝村子走去。刚走几步，小继又回过头说：“爷爷，红芋堆上有个小纸包，明天你亲自交给队长！”

“什么小纸包？”爷爷奇怪地问。

“您一看就知道了。”小继说着，转过脸走了。

爷爷来到庵子跟前，捏亮手电筒一照，红芋堆上果然有个小纸包。他打开一看，是一角钱和一封短信。信上写着：

队长：

我和弟弟替爷爷看花生，利用空闲复收了一些红芋。天黑了，爷爷没回来，弟弟饿了，花生地又离不开人，我烧红芋给弟弟吃，用了队里四小块红芋，一小抱柴火。红小兵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，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照价赔钱一角。

此致

敬礼！

红小兵 苏小继

九月二十五日晚